



郭青

緣塵沙衣



87
I247.5
1977
3



BK26104

郭
青



B 311880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林文询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插图：李绍然
技术设计：戴叔平

袈裟尘缘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3 插页7 字数287千
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0,900册

书号：10374·237 定价：2.28元

封

出版说明

佛法世界，历称神秘之境。香雾缭绕之中，究竟生活着何许人物？青灯古佛之傍，究竟跳动着怎样心律？他们缘何出家绝尘，又能否超凡脱世？戒疤在顶，如何视情爱之响箭；经文在口，又安对人世之疮痍？……本书即是对此一独特题材领域的切实的新开拓。

作者熟谙佛家生活，深知个中真味，十分真切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鲜为人知或曾为世人误解的神奇世界。通过四十年代动荡的旧中国，两代法师僧人的迷茫和追索，以及他们深挚而压抑的爱情，谱出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佛门悲歌。既有令人感慨万端的爱情悲剧故事，也有发人深思的人生真谛的轰鸣。而这一组组感人肺腑的故事，一串串荡魂夺魄的镜头，都是以与佛家世界十分贴切的空灵淡远笔墨描画出来的，情与景、人和事，诗画一般水乳交融，于平常处得幽趣，清淡之中起惊雷，妙笔生花，撩人情怀！

独特的题材，独到的开掘，加之别具一格的语言，正是本书独特风格之所在，不愧奇葩一朵。

目 录

引 子	纽约僧歌	1
第一章	花山春戒	37
第二章	参 学	97
第三章	鹿野梦痕	145
第四章	他是凡夫	165
第五章	徘 徊	209
第六章	解 脱	252
第七章	香 如 故	308
第八章	以此身心奉尘刹	362
尾 声	法界人间情	389

引 子 纽 约 僧 歌

长明灯是前朝焰，曾照青青年少时。

—

千里托钵，云水天涯，行脚僧人宏空禅师过路上海时，十里洋场的青楼悲歌，舞榭痴狂，使他发了大悲愿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宏空决意留下普济众生了。

三年募化，五年经营，他在上海滩上新造了一座庙，这庙就是华藏寺。他是华藏寺的开山祖。该寺因袭十方丛林制，继承衣钵，代代相传。传到第七世，方丈后继无人了。华藏寺的香火燃到六十年，正是解放大军饮马长江时。就在这一年，华藏寺的七世方丈不辞而去，遁迹南洋新加坡；留下的两个法子自愿放弃了继承权，自行解职做了清众僧，两序僧众只得推举知客师傅做方丈，知客只肯做个临时当家的，方丈一席只得待后再议了。

红旗插遍浦江两岸后，统战部里派人来看住持僧，当家师傅和他一照面，欢欢喜喜捧住他的手，“原来是个老朋友！”他将曹铭居士迎进丈室后院小客厅，因为曹铭居士当年曾在这儿下榻过。

小客厅外有个小天井，砖地上，墙头上，青苔厚厚的。墙角落里有棵紫萝藤，已经长得枝叶婆婆了。客人坐进小客

厅，一眼盯住紫萝藤，盯了会儿转过脸来说：“法师记得那年同访青藤书屋吗？”当家师傅一听愣住了。

“你为甚么一来就说绍兴青藤书屋呢？”

“忽然想到那句诗，……”想了想，曹铭居士笑笑道，“记得你曾为之拍案叫绝过。”

“‘恐惹车马乱苍苔’。”

“好记性！”曹铭居士起身踱步了，“我看哪，而今法师已成青藤居士了！”

“如果贫僧就是青藤居士徐文长，”当家师傅朝他虚点一指道，“你这达官贵人也就难入我这小小庭院了。”

曹铭居士认真起来了，“我是特来拜见方丈和尚的，你为甚么把我带到这里了？”他用眼神逼视他。

“哦，哦，你要见方丈？”当家师傅眨眨眼睛说，“末代方丈已经去了新加坡。”

曹铭居士只知有个末代皇帝却未听说有个末代方丈在，“末代方丈嘛，”他在朦朦胧胧想象未来了，“我看总要过了这个世纪才会没有方丈吧？”

当家师傅微微摇着头，他认为，曹铭居士的预言未免过于乐观了。“你，”他问曹居士，“你是共产党员吗？”

“我是佛教徒。”曹铭居士严肃起来了，“哪有共产党员信仰释迦牟尼的？”想想他又补了句，“我是爱国佛教徒！”

当家师傅不说话，他在想从前，忆往事：那年日寇进了泰州城，有人要他师傅出来组织维持会，师傅当下盘腿入了定，参了一天一夜禅，终于被他参出了一个好办法，第二天，突然宣告坐了关。照规矩，和尚坐关一般坐三年，他师傅，坐关的时间和那八年抗战一般长，坐到日本投降才出关。不久来了新四军，新四军的一个首长跑到庙里来看他，称赞

他是爱国佛教徒，请他出来参加政治协商会，要他出任县政协的副主席，师傅含笑允诺了。当家师傅想，统战部里容纳曹居士，大概为了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吧？

“法师，你就勇挑重担做个新中国的爱国方丈吧！”

“不，”当家师傅说，“我有自知之明的，我只读过一年佛学院，而且学得很吃力，就为这个我才半途而废来当知客僧。”说着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做个临时当家人，还觉担子太重呢！我看哪，只能请他出来当方丈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何医生。”

想笑没有笑，想说甚么却又不知说什么，曹铭居士不知不觉踱到了窗门口。

“现在走？”

“走？”曹铭居士说，“如果不嫌弃，今夜还想和你老僧同榻呢！”说这话时他已走进天井了。

他在紫萝藤下扳着手指自言自语着：“是他亲手栽在这里的，整整五年了！”他问道，“将它搬个地方行不行？”当家师傅觉得很为难，眼睛眨眨提高声调说：“曹居士想搬当然可以的。”停了停，这才说出真正的意思来：“恐、恐怕搬个地方难活吧？……”

于是各参各的禅，各悟各的道，各想各的了。

那时曹铭居士还只二十一、二岁，他是厦门大学的文科大学生。厦门有个普陀寺，普陀寺里有个闽南佛学院，这是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创办的。曹铭读到大学三年级，报载太虚大师在那闽南佛学院里讲《因明》。什么叫做《因明》呢？曹铭请教哲学系的章教授，教授说：“《因明》者，玄奘西

域所获梵本之一部。理则包括三乘，事乃牢笼百法。词约而理宏，文微而义显。学之者，当生不能窥其奥；览之者，数载未足测其源。”经他这样说了后，曹铭当即跟着教授去了普陀寺。就从那时起，星期日，寒暑假，曹铭都在普陀寺的藏经楼。

他在厦大毕业那一年，认识了何医生，那时此人名心慧。他们初会的地点就是藏经楼。其时，曹铭静坐读《因明》，心慧静坐读曼殊。曼殊文集不是经、论，他从哪儿拿来的？又为甚么读得这样认真呢？曹铭站起身，向着心慧合掌问道：“师傅看的甚么书？”心慧坦然将书推到他面前，“真知灼见呵！”说着，手指书中数行字，“看，曼殊道破佛门弊端了！”“弊端？”曹铭偷偷朝他望了望，而后看那文字了——

至汉明帝时，佛法始入震旦。唐宋以后，渐入浇漓，取为衣食之资，将作贩卖之具。嗟夫，异哉！自既未度，焉能度人？譬如从井救人，二俱陷溺。且施者，与而不取之谓。今我以法与人，人以财与我，是谓贸易，云何称施？况本无法与人，徒资口给耶？纵有虔诚之功，不赎贪求之过。若复苟且将事，以希利养，是谓盗施主物，又谓之负债用；律有明文，呵责非细。

曹铭掩卷思索良久，问心慧：“师傅，出家人不作佛事买卖何以维持生计呢？”“办法有的，可是行不通。”心慧说，“大小寺庙多少不等都有田产的，可以自食其力，难就难在这一桩：人们认为和尚生来就是念经拜忏、超度亡灵的，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因而谁也不想废除这种佛事买卖。”

曹铭听后什么也不表，他在问自己：为什么书本上讲的道理实行起来总是障碍重重呢？很明显，曼殊著文旨在改革，可是为何不提具体方案？是否认为提了也无用？……曹铭觉得这事无法讨论下去了，他向心慧告辞了。

心慧送他下了楼，一直送到寺外海堤上。两下合掌言别时，心慧吟了两句诗：

钟声随浪远，鸥影逐波忙。

……

四年后，心慧曹铭重逢了，这次见面彼此的心情都是难言难说的。

“你……就是……”

“心慧。”

“你当医生了！”

“也算自食其力吧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曹铭在想厦门普陀寺，在想藏经楼，——哦，他是这样解决的。

……

“记得他曾说过这句话，”曹铭居士只能这样提醒当家师傅了，“他说他是华藏施诊所的何医生，并非何居士。”

“他是和尚行医嘛！当然并非居士了。”

当家师傅是在这样理解何心慧。

曹铭居士和他认识不一样。他在想，行医的和尚他也见过好几个，他们都是露着光头、穿着僧衣在行医。何心慧，他比曼殊变得更彻底，曼殊虽然有时穿西装，他那光头始终还是保留着，使人一目了然，明明白白是个比丘僧。何心慧，长大褂子西装头，一点儿和尚影子也不保留了。有无男

女问题倒也没有听说过，可是他已回乡几年了，谁能知道他就不想有个家眷呢？……

斜阳照着紫萝藤，婆婆叶影印在苔墙上。曹铭居士静观片刻自言自语着：“这里有个甚么东西在动呢？”当家师傅过去眯起眼睛细细瞧了瞧：动？倒是真的有个东西在动呢！看了紫萝藤，哦，这儿歇了一双花蝴蝶。

自然界给人的启示太多了。原来曹铭居士害的这个心病呵！当家师傅靠近曹铭居士说：“不要看它动不动，且来听我说……”

他说何心慧今在家乡县医院里当医生，据说还是独身一个人。当家师傅认为自己最了解何心慧，因为那年他来上海首先就是找的他，那时是他亲自带他去见方丈的。

“你可知道方丈为何让他住在寺里走读中国医学院？不要笑，这事本来你就不知道。”当家师傅加强语气正色道，“为了兴办佛教慈善事业他才改装学医的。”

当家师傅的介绍曹铭居士一点不感动，他对当家师傅道：“你是众望所归，他是自行其道。”看看对方不开口，他却叫声方丈，拜在地下了。

二

华藏寺的僧众不称这位当家师傅了，称他和尚了。

和尚，这是比丘僧中至高无上之尊称，十方常住（寺院）僧人可以承当和尚称呼的，一个就是住持僧，就是方丈，僧众称呼方丈为和尚；还有一个是那退居的老方丈，僧众称他为退居和尚。

太平盛世忽忽过了十多年，而后文化革命开始了。曹铭居士没有音信了，华藏寺的方丈和尚当了里弄工厂的盒子工。这位和尚盒子工人自己嘲笑自己说：本人才是真正的末代方丈呢！他常暗暗佩服何心慧：还是他好，还是他的目光远，他已有了一技之长了。悔不当初悔了好几年，后来不悔了。他与一个和他一道糊盒子的僧人说，一切政策都被践踏了，何况宗教政策呢？这种局势不会长久的。过了些时他更来劲了，于是又说了，耐心等待吧！靠边的当权派已在落实政策了，靠边的方丈也会落实政策的。到了一九七八年，真的给他落实政策“官复原职”了。

三

曹铭居士又来了。

还是旧时的小天井，紫萝藤下摆着一对新藤椅，四方几凳上，泡了两杯龙井茶。

都是花甲老人了，都已双鬓斑白了，然而那个潇洒气派，依旧不减当年。

叹了十年浩劫，叙了怀念之情，话入正题时，曹铭居士劈口就问何心慧，问他在哪里？可肯回上海？复职的方丈笑笑道，“你也对他发生兴趣了？”“难道你不需要他？”曹铭居士说，“医生有的是，佛教人才难得呵！”

几天来，方丈想的也是这意思。华藏寺，眼下正是车水马龙、外事繁忙时，何心慧，通晓英语、日语和梵语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求贤若渴呵！

“佛学研究需要他；他，又是个理想的知客僧……”方

丈征询意见道，“曹居士，你看他可愿意再现比丘身？”曹铭居士道，“依我说，请他出来筹备佛学研究会，他是能够接受的。”

说话间，进来了一个老道人。

“哦，你已回来了。”方丈边说边介绍，“他从江北探亲才回来，何医生和他是同乡。”说着忙问老道人，“你说说，可曾见到他？”老人回禀方丈道，“他已退休了，在写医书呢，日子过得满好的。”

哦，满好的。方丈看看曹居士，接着又问老道人，“家里情况怎样呢？”

老道人唠唠叨叨说开了：老医生住的两间小瓦房，门前围了竹篱笆，篱笆上，开了葫芦花，篱外一排老榆树，篱内花草草长得满满的……

方丈怕他花草草没个完，立即将话打断了。

“说说屋里吧！”

老人笑笑道：屋里的摆设算是简单的，大大方方的。外室是个小客堂，面积大约十二平方吧，东西并不多，一只旧账桌，一只竹躺椅，板壁那里横着一张长条几，条几前面有张八仙桌，还有两张小杌凳，一张毛毛糙糙的长板凳，数数就是这些了。

“里屋呢？”

里屋？里屋有甚好说的？老人想，怎好闯到人家房里东张西望呢！

“瞄过一眼的，”老人压低声音说，“一张老式床……”

“有多大？”

“就是我们家乡的那种老式床，大的小的都可挤在一起的。”……

方丈很想继续问问这张床，可是老人又在唠叨了，“后头还有一个小院子，也是花花草草的，里头养着一条丝毛狗，吓了我一跳！”

“灶间呢？没人替他烧饭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，不问我倒忘记了，”老人舔舔嘴唇说，“老医生请我吃了一顿饭，小菜不错的。”想了想，老人接着说，“四只碗，三菜一汤呢！”

方丈看看曹居士，居士只笑不开言，于是他又问下去。

“说说看，烧的哪几样？”

“咸菜烧豆腐，清炒豌豆头，还有炒三丝……”

“炒三丝？”方丈有点担心了。

“就是金针百叶和竹笋。”

“甚么汤？”

“紫菜汤。”

素的！方丈笑了笑。他用眼神安抚曹居士，居士朝他点点头。那菜是谁烧的呢？这事才是最最重要的。

“谁烧的？菜！”

“一个女人家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四十上下吧，挺文静，挺麻利，是个女医生。”

“这个女人怎样称呼何医生？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老人抱歉地摇头了。“这事不曾问，也没留意听。”

老人去后曹铭居士发表感想说：对于何医生，担心他吃荤吃素做甚么？考察那个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。方丈很不以为然，回说还要继续考察呢，为此他要亲自走访问何医生。这时方丈独自去了客厅后面的小寮房，一会儿工夫走出一个

肥头胖脑的老工人，身穿青布安全服，头戴八角解放帽。曹铭居士看看他的脚，说，“你是哪个朝代的工人呢？”方丈嘿嘿一笑道，“我是七十年代的盒子工！”他边说边看曹铭居士的皮鞋脚，“脱下来，让我试一试。”于是两人立刻对换了，换好之后都在方砖地上走起来。“好，不大也不小。”方丈拉拉自己身上的青布衣，膘膘脚上亮铮铮的黑皮鞋，忽地改变主意了。他想何必改装呢？可以穿着僧衣僧袍出去亮亮相，人们一看就知道，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了，这比安民告示还要灵验呢！

“也许他有儿女呢？他的左邻右舍大概还不知道他的经历吧？”曹铭居士劝说方丈了，“你想亲自看望何心慧，我是赞成的，我看这装还是非改不可的。”说着，他在方丈身上忙碌起来了。摸摸他的肩，量量他的腰，“行，我有一套华达呢的中山装，玄色的，八成新。”他象一个很有经验的服装设计师，眯起眼睛看那不大好办的和尚头，圆圆滚滚的，横面至少也有五寸阔。“这，这，”他指指他的头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“太扁了，这顶八角帽，看来还须定做一顶帽子呢！”方丈脱了八角帽，抹抹肉砣砣的肥下巴，眼睛珠子转了转，说，“账房先生有顶驼绒帽子呢！”

四

他已来到长江北岸一个小小县城里，已经坐在何老医生的账桌边。两位老人已在促膝谈心了。

“我是特来挖掘你这出土文物的。”方丈庄严宣布道，“上海佛教协会委托本人请你出来主持佛学研究会……”

“哦，哦，”即便有点儿突兀，有点儿怅惘，老医生只能耐心听他说下去，让他把话说完可以再做商议嘛！

方丈还只露了一个头，就在思考怎样使他接受兼任知客僧。他想只要他肯跟他走，到了上海可以和他慢慢说。看见老同学痴痴呆呆瞪着他，方丈扫了一眼自己身旁的榆木破账桌，那堆厚厚的稿笺使他想到该说甚么了。“这，可以带到上海继续写，你这疑难杂症偏方也是很有价值的。”他用无可置疑的目光提醒他：你的价值难道仅限于此吗？

迟疑的眼神果然亮堂起来了。老医生拉开抽屉取出一迭手抄本，用这证明他对佛教也还有点价值的。“写了三年了，上册总算粗粗完成了。”“历代诗僧传！”方丈眉飞色舞惊呼道：“好，拿到上海去出版。”“出版？”老医生为难地摇摇头，“上册有缺漏，下册还是一张目录表。”说着，老医生问了华藏寺的藏经楼，问了佛教书店，他还问了拥有万卷藏书的弘化图书馆。方丈说，幸存者，只有藏经楼，三藏十二部，一部也不少，至于其他的，早已变成造纸厂的纸浆了。方丈觉得应该宽宽他的心，于是装得十分愉快地告诉他：上海居士们的私人藏书还是相当可观的，而且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了。方丈特为告慰何医生：居士们的私人藏书全都愿意献给佛学研究会。老医生似听非听不开声，他在摸衣领，摸过衣领又摸头，摸着摸着摇起头来了。

又摸衣领又摸头，这是为甚么？难道担心重披袈裟吗？方丈想，重披袈裟对他又有甚么困难的？方丈暗中笑了笑，笑的是，他对他的考察已经完满了。

道人说的那个女人是个女中医，她是何老医生的姨侄女。

“你，依然行云流水一孤僧！”

医生不说话，他那老花的眸子盯着他：你怎了解我？

方丈对他确实不了解。自从那年考进中国医学院，他就开始他的人生追求了。他的事业是和他的能力不可分离的：治病救人，自食其力，就为这个他才学医的。四十年的临床经验使他成为药到病除的好医生，他的医学著作也已引起医界注意了。他的同行只知他在编医书，谁都不知他还编写《历代诗僧传》，也不知道他还修订《中国佛教史》。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，已将神话、历史严格区分开来了。

灿烂的东方文化要求继承和发展，他的事业要求他去华藏寺，没有书，他是无法继续他的事业的。

“和尚！”他用僧家规矩尊称他的老同学，他问方丈道，“那个华藏利生施诊所，还可重新开业吗？”

“哦，诊所嘛……”方丈结结巴巴勉强表了一个态，“看来眼前是有困难的。”

何老医生又摸衣领了。

“我这样子算甚么？算居士，算道人？”

方丈胸有成竹地嗯嗯着，眯着眼睛在看他的头，在那灰发稀薄的天灵盖上他已隐隐约约见到几颗香疤了。他这启发式的神情使何老医生猛地想到一件事。

“剃头？”

“一络华发何足惜？”方丈压低声音称他心慧法师了，“心慧法师，你是真佛子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老医生原想自称白衣人，话到嘴边改了口。“过去所学都已荒疏了，宏宗演教非我所能呵！”

“是否请你讲经，这事以后可以商量的。”

方丈亦步亦趋，何老医生渐渐进入角色了。

“如来者，自如去来之谓也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方丈连忙应承道，“不如意时，还可